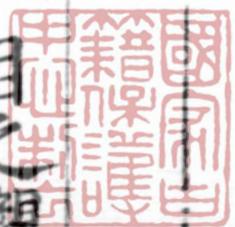


石田先生文鈔

西園八詠賦爲大司馬王公作

成化辛丑

粵惟苑囿園池之屬關中者鄙夫無一隅之及一  
矧聞之髣髴於今稽之掛漏於古聊準長安之西笑托公  
子之夢語嗟夫上林蕪矣甘泉莽矣御宿稔矣樂遊黍矣  
西郊之兔跽矣宜春之麋麋矣黎園煌而礫矣凝碧夷而  
土矣頽皆前王遊畋歌舞之區鄙夫蔑有所取也取則不  
無郭令公之仁里邵故侯之青門李將軍之北郭王右轄  
之輞川俾人追惟于往致儼水木之如存又不無代遠人  
非於懷慨然者然而何地無勝何代無賢何賢無述何勝



無傳時則有若耀之爲郡寔古雍地平原臚臚而裔衍諸陵轟轟而足峙荆輝而王韞中靈而零萃截歸突秀而近拱漆沮流潤而暗匯壯哉三原之佳甸洵矣三輔之遺治屏八垠曠蕩之風鬱大塊塊北之氣負陰面陽審形遵勢宜賢者之胥宇喜勝者之攸麗百堵屹屹千弓迤迤從相卜迺從窳厝迺從構架迺從樹藝孝以爲基忠以定位擴中類仁制外侷義方之象行圓之比智厚以積德高以抗志於是大司馬公拓爲西園以藏以修存誠而樂道觀物而翫化非文饒之錮愚非季倫之拳尤徒悅耳目而恣般遊者也有碑勒銘在墓中唐史氏大書燦爛厥章于考

世德於發幽光靈蔡鼎顛而薦力文霓昭晰而呈祥其側有堂兩廂翼成榜蘭擗蕙茨芸填蘅浩浩瀼瀼儲書滿盈紛者百氏秩者羣經標牙刻玉籤軸晶熒其前有池湜湜且泚不舉不溢不淪不澌擅雪滌之專功潔垢硯之遺滓日新是資舊染是去方沐之槃譬飲之洗有松于軒徠服其隅離立矯矯直不假扶結瑤爲根聳玉爲株冒雪而脂被霜而腴負大且固葆貞不渝歷載而壽無度效材而需不訾有柳苞矣柳門之側匪朝匪夕先公之迹散甌構椽總翠輶碧秋樵隕霜而悽愴春葉沾雨而怵惕則斂乎唐容敬加乎宿殖有花彌圃鼠姑是樹黃白雜糅紅紫錯互

麗乎風烟渥乎雨露殿衆而尊開多而富有雲出隴輪輪  
困困彌虛菊空煥矣靈雲或卷或舒乍合乍分莫茹其機  
曷察其神有記歷歷豸史攸述軒潤學海抉深理窟衍言  
路之餘緒假諫坡之暇筆牢籠則羣彙靡遺囊括則衆美  
胥畢華則草木芬敷變則雲物歛眉是雖纒纒媿媿絢絢  
赫赫粗有得乎物之情狀然侈言莫驗所謂王卮無當未  
足於公比德而喻量也公之老成碩望歷三朝躋六卿旁  
探願於聖典馴致庸於明庭所以考攻沿通幽明謹法戒  
導性情以之正行以之和心非特邊藉之說筭虞書之美  
行於以見體用兼著表裏相形則公之服行於書者當次

驗而第徵也如公之鎮南詔其介確確其隅嗟嗟言爲令  
而不刊惠經久而弗磨巨宄墮紀援手正之無偏無頗勅  
侵肆侮畏壓奔北民命是阿民以公之碑武勳軌績將槩  
銅柱於伏波公之破劉賊也同事不前若狼斯跋公挺而  
毅誓進莫幹樹之風聲濤駭雲搜虎攫而龍挈枯摧而朽  
拉則河襄之民頌公之松襲馮異大樹之烈公之理南都  
也其在默運疇晷疇測其在自展曷憑曷藉祁然而威行  
沛然而德化潤廣則何物不沾庇大則無物不借民仰如  
雲所謂用作霖雨而澤下者也曰州曰藩公所蒞止化覃  
澤加則民之衰孱寡弱猶培而廡猶漑而華轉富而易庶

若出乎吐嗟民之佩荷激切將以械樸榛栢比公所樹之  
柳甘棠綠竹比公所藝之花公尚以池凡庶執事爰有污  
墨沙之汰之蕩之激之公尚以記末學膚受瑣才小能學  
錄而鎮採兼收而並登揆方圓而施用期獎就而勸成方  
我勾吳之墟淦流湯湯爲割屢年民告饑墊 天子簡公  
來旬來宣民迺懽呼拜逆鄙夫亦獲瞻承光霽識公宏正  
而亮鎮簡約而靜淵以之柱石則明堂底定以之調元則  
庶政罔愆其時也於公之園何止二四之可賦來百祥之  
駢駢草靈芝茁木仁理連華萃燁燁醴泉涓涓或蒸之孝  
義或應之忠蓋其氣在人酌酢于天尚爲公賦之以屬於

篇

遊樂賦爲樊節推作

學稼先生宦遊于吳三年政成民底於和而幾祥于刑矣  
先生心及水夷神爭秋清感氣至而序易念物摯而功盈  
當假期之無爲乘勝日而閒行未專樂於般行將觀美於  
風信觀離害馬之雅對希聆歌鳳之高曲流盼山川追逐  
鹿越郭歷郊穿窅窕之幽谷溪梁臥波林蹊蔽木長松  
次立接迹相速垂楊俯身恭伺而鞠左有芳蘭右有甘菊  
君子偕遊互沾其馥霜葉節離紛丹脫綠流淙在下翠蕪  
叢竹先生接於目契於心犁然嗒然與造物冥會乃舍策

袖手仰睇象外不知天地之爲吾圃若有超乎其高大者矣有白者雲浮太清拂層巖皓乎鮮而采流光瀉困困輪輪適然而來或東西以南北兮孰御其馳或出而有入無兮孰執其機藏一岫兮密斂庇萬物兮大施標帝鄉於天上指親舍於天涯白日云暮兮美人不見黃鶴俱遠兮仙者何之乘其氣兮身可超咀若英兮天爲期顧爲其客沈伯子曰子能爲我舐筆和墨狀茲遊之樂寄故事於無窮乎伯子受命圖既然而妙有所莫形隱有所莫彰馬牛有所不及鳧鶴有所不通於是假言辭之有餘贊染畫之未工其間得失各半固未始同畫可傳志志言可通噓噓言

動畫靜其體又隔拘言未足爲畫資矯畫未足爲言益失者自失得者自得未足以得爲愀未足以失爲憾吾將致慮於得失之外何愀憾之能滑無畫可形無言可迹無方可求無力可索洩洩顛顛寥寥廓廓然後寓乎春臺之中謂盡先生之樂當決疣子斯圖發大方之一噓

秋軒記

成化己亥

軒附全慶堂爲右諺雖小頗幽致前有方庭襍植芙蓉黃葵甘鞠鮮榮發而涼風至夕陽滿地錯采可愛四時惟秋宜焉地又西偏西寔秋位秋之宜其軒者多矣余謂秋弗特宜其軒亦及於軒中之人軒中之人聽茫茫視荒荒多

怠而健忘豈非精神氣血之秋歟若少若壯若衰若老推之與四時無不相因推與秋相感者吾尚有說也先公抱致周時哺飴弄雛寔於斯也先人賓客滿座希鞞鞠臈捧觴爲壽亦於斯也今之於斯余則蒼顏華髮得以婆娑自適旣適矣又念乎尋丈之宇百年之寓蓋解填脫而苟存者亦已久矣其能閱成吾世閱成吾生閱久而弊亦成軒之秋也人之衰人之秋也秋孳也余少壯妄慕妄求而莫之就者一委諸孳斂以養其衰俟其老全其生於斯也遂名斯軒曰秋軒

東廣記 丙辰

古者因厓作屋爲戶余以全慶堂之左垂附薨贅棖順一邊爲屋二間不立觚稜其蓋亦順堂瓦披而下望之一堂然不知別爲屋也承其簷止建三柱二扉八窻甚明徹況東向賓于陽而易曙俾學士三四人肄業於此警其眠豁其視暢其讀舉宜焉乃扁之曰東廣且屋形與字類字畫與屋功均省余性簡易隨所宜而成不敢覲夫雕墻峻宇厚費而難其成也三四子居是而學焉亦須隨才而就乎高下之用不至乎廢棄不立譬大而爲堂小而爲戶弗失謂之屋也幸矣作東廣記

聽蕉記 巳酉

夫蕉者葉大而虛承雨有聲雨之疾徐疎密響應不忒然蕉曷嘗有聲聲假雨也雨不集則蕉亦默默靜植蕉不虛雨亦不能使為之聲蕉雨固相能也蕉靜也雨動也動靜憂摩而成聲聲與耳又能相入也迨若匝匝沛沛剝剝滂滂索索浙浙床床浪浪如僧諷堂如漁鳴榔如珠傾如馬驟得而象之又屬聽者之妙矣長洲胡日之種蕉于庭以伺雨號聽蕉於是乎有所得於動靜之機者歟

盲齋記

陳生頤眇一目者也以繪畫為藝筆蹤所至纖巧備焉雖兩目瞭然者不能及也間求予號與號之曰盲齋盲之狀

瘦而槿蓋與頤貌甚肖竊以點加一上如髻一譬之面匡取八象眉一目系眉下塊然無比頤貌實不能逃乎此古者製字象形如馬之具頭尾足也盲其發眇之義可謂得其遺意焉雖然亦戲之耳盲豈止是而已哉抑有深者遠者若韓子所謂盲爾神化是已頤方事畫且年富力強進進不已弗造其深遠弗足為畫荆關董巨其神化者歟頤尚勉求之是為記

老杯酒軒詩引 辛亥

予平生於酒至痛飲僅升許今年六十有五五合已不能勝而不欲絕者以其有醉之鄉處之可以佚吾老也髮日

加疎日日加眊自視猶七十餘人非特不及於酒量書亦  
茫茫不堪讀讀亦隨忘是知年于邁而氣則爍氣爍則血  
亦耗血耗則精神不完念夫少老相尋乘除代謝來者不  
容拒者去不容追其勢然也子但冥冥其間順其所謂自然  
而然者終日處一小軒神清則坐而哦神憤則偃而童子  
知其無聊便進酒三二小杯不在滿引般核隨有而具飲  
畢則陶陶醺爲趣也自不能言抑不能知亦不能使人知  
此之謂醉鄉樂地追天爲我而設敢拂天而止絕乎倘年  
未至夫止酒須止其所止更無貪乎多亦無惡乎少於酒  
如此於年亦然然古有以一斗博州牧三升戀待詔其不

可止絕又信矣哉因扁其所處之軒曰老杯酒軒山谷老  
人固有其語仍撮其字於句首爲小詩七章大書軒壁時  
時歌侑所酌客有同予趣者不妨和之不同不必和也

詩

少日忙忙過過來還覺長忙中尋少日惟見鬢蒼浪 年  
頭并歲尾來往自匆匆本不關人事如何使我翁 筆不  
負吾手小時塗墨雅老來題酒券供個醉生涯 硯隨吾  
老矣磨世汝何頑勸汝一杯酒長生天地間 老是大家  
老到來吾不憂且將詩與酒終日玩浮休 杯但容一呷  
悠然萬事忘乾坤納於此乃是醉之鄉 酒不在爛醉沾

唇意自醺春風吹不醒仰面看浮雲

三友會年序

古者三壽有上有中有下焉下壽及六十曰耆乃杖於鄉  
乃宿肉事凡指使而爲已備安養之道及之者可謂尊矣  
可謂難矣將以岡陵與人爲三壽曰三壽作朋有三人爲  
友其行年畢及乎六十者不尤難乎今其人于一鄉焉而  
實見之曰王君汝和都君良玉與予凡三人成化丙午皆  
登六十三友者自幼追逐硯席間學業相資過失相規燕  
飲相合遊般相攜鄉之人每見吾三人嘆羨其契誼之若  
此莫不交口嘖嘖稱之雖然論古之所友以求志之同不

必壽之同不限鄉之同也在天下也天下有莫之同而今  
同於一鄉鄉同已又同於年年同已又同居乎重熙累洽  
之化同享夫康強飽燠之樂卽是數者之同可謂異矣良  
可賀哉廼卜正月二日約良玉攜酒與饌往賀於汝和所  
推其生月之先也三之日則之良玉四之日良玉汝和則  
之子蓋各遞及焉耳酒行樂作三友互舉觴爲壽而予倡  
於中曰若一鄉之間以六十識歲年者豈止於三人三人  
之偶同其甲子亦未可爲異而自賀也至若敦孝悌篤仁  
義躬行于家以達于鄉有子孫焉有子弟焉仰其容以爲  
表受其言以爲教風俗因之以長厚使如郭有道龐德公

者時稱君子焉身之後標名暴行於史冊之上後之讀史之人尚知所處之鄉之可重所生之朝之可賀垂百代而不亡者存壽不在茲乎壽不在茲乎勿以今之可賀而自足也願共勉諸

草菴紀遊詩

弘治十年八月十七日余有事于城來寓草菴爲始遊也菴名本大雲前有吉草菴者居之遂譌爲結草菴菴近南城竹樹叢邃極類村落間隔岸望之地浸一水中其水從葑溪而西過長洲縣治由支港稍南折而東復南行至菴左流入環後如帶匯前爲池其勢縈互一曲如行螺殼中

池廣十畝名放生中有兩石塔一藏四大部經目一藏寶曇和尚舍利東西二小洲槿而方浮泊塔下猶筆硯相倚東洲南次通一橋惟獨木板耳過洲復接一木橋人行側足慄股撤橋若與世絕自此達主僧茂公房房踞東偏中有佛殿後亘土岡延四十丈高逾三丈上有古栝喬然十尋其枝骹骸深翠數百年物山空水流人境俱寂宜爲修禪讀書之地勝國時有斷崖和尚肇業于此繼之寶曇傳爲斷崖轉生皆了悟之人地理家謂其四獸俱全風氣藏鬱吳城諸蘭若莫之及矣是夕宿西小寮紙窗月色耿耿無寐因得五字律一首塵海嵌佛地迴塘獨木梁不容人

跬步宛在水中央僧定兀蒲坐鳥啼空竹房喬然雙石塔  
和月浸滄浪

桑簡齋詩集序 辛亥

詩一編五七言備諸體凡若干章作於嘗熟桑君廷瓚廷  
瓚諉序於予予烏足知詩而能序之乎惟詩有云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於其人推其言予敢謂知君之詩矣君早事  
場屋之文程度束縛疑無餘力及此君則不然題咏籍籍  
弗自拘蓋心志之所存也及與仲兄廷璋同有溫嘉之倅  
之選溫嘉浙之唇齒州也古之佳山水處人羨其兩兄弟  
遊宦相聯如壁焉亦於吟事不能無助矣君三年獻考俱

收能聲旣而兄弟相謂曰官事之程麤了其一其間況味  
亦已稔其八九戀故難出徂祿忘返皆有譏焉旣出矣其  
可忘乎返哉於是廷璋廷瓚皆以疾告歸廷瓚奉三兄於  
家怡怡愉愉有觴焉敬而酬之有咏焉遞而賡之其禮容  
鄉人可表之其話言子弟可師之今夫君之爲人旣若此  
而其言皆心德之流衍豐和夷順藹乎其君乎之言也至  
如思歸之作之超然湖鄉小隱之自寓搗衣采蓮之篇迨  
將合音於樂及其間警語襍沓如葉稠蠶足俸花盡蝶休  
糧好花空自老幽鳥爲誰啼雨來池驟富花落樹旋貧之  
妙使景不得留美物不得匿情矣予故表最而僭評者以

發知君之不足抑使不知君者諷咏至此庶可求君於斯言也矣

周君宗道生壙誌

成化十九年五月壬辰周君宗道述其世系授於其友沈周曰本不孝無嗣行業亦無可稱所與草木同腐耳惟周氏之所從來微文以傳則百年之緒就本而泯其不孝有加而無道矣敢以所自爲壙托子因誌焉宗道其達矣乎其敬矣乎宗道世號良家蘇之長洲依仁鄉承訓里之新澹邨人高祖君澤曾祖仲璋皆有隱德仲璋元季避兵入城贅於仁孝坊裴氏其祖純仲迺生 國初純仲始復其

業其父孟初之爲子葺而大之孟初卒宗道甫弱冠祚薄力孱家遂落以教授養其母朱孺人兼資於鑿以助不足人稱孝焉性朴愿嘗市巾市人出下給上價卽酬之市人愧卒易上者以謝過羣小或以讒言相欺輒信發亦不讓見人行一義則亟稱於人人過則齋咨累日若出諸已雖老有童顏巨目突鼻長髯纒纒如曳絲戴山字巾披氅衣於湖邨板橋聲欬矍鑠風致逸如也平生嗜酒自號醉漁爽朗無憂懷爲詩尚質配王氏敬慎有婦德先卒則生壙自王氏葬已營十二年矣五女曰妙妍曰妙婧曰妙嬰曰妙嫌曰妙媿妍贅以侍養先卒尋歸其嫁者曰婧亦卒宗

道歎曰天固絕我矣然亦壽至七十有五敢謂愬然無所與也與而進不患其有止君子恥之患其止不患其無備君子恥之於是若襲若斂若樞若親舊之服者悉自具焉曰而今而後吾惟束手以待盡於天矣妍之配朱繼靖之配張輓娶之配張行沈昌嗣嫌配鑿家子也夏昌宗媿配儒士也其墓割所居後隙地僅半畝仍麗於張輓籍中俾世守之輓亦淳謹可托云

陸允暉墓誌銘

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庚申陸萱葬其考孟濟合妣張氏骨同封焉萱哭之哀日夜不顧飲食胃虛發脹以明年四月

乙亥卒於吳城僑居初萱以從子學畫故知其無地葬親予婿徐襄割射瀆郭家墩與之至是家人將浴俗火萱尸予與史君明古賻之俾附其先人以葬寔卽月之廿二日也妃朱氏先卒有子一人亦卒卒無嗣予嘗諭其後爲大事不可以汝而絕答曰吾非不欲娶柰一老父日不足養尚益人以分之耶父卒又勸其娶曰病愈當奉先生教也不意竟不起萱謹而僻平時一飲食不易叨人自執不移人言無後之失人不能不咎此也享年四十有七字允暉嘗熟人生可哀其貧死可哀其無後且不永壽乃爲銘于磚內諸壙中以慰之銘曰

云壽不遐云後無孥貧又無家天耶天耶

育菴陳先生墓誌銘

成化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允德陳先生卒卒之日危坐榻上召諸子屬家事既與親友訣曰數以生我數以死我諸君毋悲以滑吾寃夜始半數令視旦黎明曰此其時也氣遂絕先生其有知耶先生幼穎異氣高志亢不能容人然多病不以廢讀書書過目即記甫摘章便竦長老正統初四明有蘇雪溪秉衡者號能詩先生喜步驟之後以楊伯謙所緝唐音搢搢畢擬一過涵音探律務底平和識者稱其與許郢州合作先生未平名聲籍籍吳中遠近求者

無曠日一走筆連數十篇猶泉決雲湧瞻才藻思卒以詩人稱平生於廣坐健談及風生痰或逆氣而止即俯首喘咳頃媿媿猶故至論古今成敗得失則或喜或怒談空覈玄則有遺世之想說戰演獵則攘臂趨足起又有河朔士習若非羸然骨立一儒生也邑大夫用其才援例薦不就既而嘆曰古之人有於仕豈金馬門僅然容一東方朔而已哉迺陳力公車不遠數千里遂行至則興盡遂返因以汎雪名其紀行集號育菴又有育菴集傳于家晚事吐內修中黃之道號玉井翁臨終一節人或異其有所得又意隱號東家生寓其姓與諱也先生姓陳諱蒙字允德曾祖

九齡祖從道詩禮之望孝義之行著于楊文貞公墓表中  
父原嗣早不祿世父原錫通春秋左氏傳爲詩上遡漢魏  
博學篤行時稱夙德先生爲其後人謂無忝焉母王世母  
徐子男四人天定天與天用天相天定天用先室張出天  
與天相側室張出女二人孫男七人女四人以二十二年  
三月十六日葬先事天定泣以誌銘來請嗚呼予與先生  
婚姻也知先生頗悉不敢以無文辭遂銘銘曰

先生於祖無有曠武先生於父無莫堪盡先生沖沖弧系  
兩宗兩宗有母是鞠是恭縣曰嘗熟惟先胥宇自崑來徙  
崗曰塗松宗公愛藏敬寔其傍曰壽惟耆而止于斯以行

于詩

張允嘗妻徐孺人墓誌銘

新天子未改元丁未之十一月二十五日庚申長洲維亭  
張允嘗葬其妻徐氏先期遺子洪告于吾母吾母泣而呼  
周曰是婦爲吾張氏賢媳婦也年十八歸汝弟範時丁吾  
妣沈孺人垂盡之日汝舅叔度夫婦先時俱早世其遺範  
等累吾妣左提右挈以至有家室甚涉辛苦吾妣不能享  
是婦一日養是婦亦不能承祖姑一言之訓吾於是每恨  
而憂之而幸吾考南坡府君賴其奉者十年于茲而能順  
適其意汝弟喪亡之餘孳孳爲家其助居多妯娌宗黨感

其處而稱賢者無間口嗚呼凡爲媳婦於始歸而失舅姑以教遂弛於度而至傾家老身目擊比比是婦者得僅見于百一乎又曰不幸其年止四十四而卒衆竊謂天宜以壽而不果何耶吾追見洪妻王氏新媿女而姑疾殆略不以離左右之役且祝天曰天當殛我或女以代吾姑無使存我而無倚也及費祀神求鑿盡傾其奩所有姑沒迄今荆布若甘終身焉是知天報乎後不報乎壽亦均矣汝學綴文宜誌其墓使後世不泯是婦之懿周謹次吾母之言序而銘之銘曰

諱惟秀寧允思義女德婦道兩族責厥父厥父貫于崑素稱爲士爲清門其處受母歸所教歸而施之惟其効夫姓久衍歷元昌南坡孝甫明益光夷林之山鬱大野吉日斯藏舅姑所

陳本誠墓誌銘

本誠姓陳諱愚本誠字也嘗熟所貫也塗松所居里也上世有田連絡旁邑其拓之廣也字從道號南野其曾祖父也原嗣允吉其祖父父也三世皆讀書尚禮義爲一郡之望南野翁結納遍兩京及郡中名流以故子孫有聲光氣習之漸麗文獻無替也至允吉尤略貨崇文夷曠倜儻性好施與觀其詩氣衍語平宜有壽惜其年止四十有四而

卒卒後門祚向薄本誠力未振先是其田多耗而版租故在也戶之有傭追償逮補本誠任之惟艱卒累是而卒亦年四十四當成化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也本誠爲人淳緩人加以非莫之辯古之人書忍以戒不能忍其能忍天性也言辭禮度雍和慎重綽有故家風配郁先卒男子三人仲發啓女子二人孫男二人其葬其母劉孺人同發攢也其銘其姑之夫沈周造也銘曰  
成化二十三之爲年兮十二月二十之爲日兮送將歸橫瀝之爲原兮水深土厚藏之爲吉兮

金以賓室沈氏墓誌銘

表允金以賓狀其室沈孺人之行之淑俾其子儀乞銘于周周之祖姑以賓之祖妣也分在懿親於孺人固有知焉沈其夫狀宜實而可銘矣按狀孺人姓沈氏長洲人祖廷璋父公望母翁氏皆士族孺人受教有素其姑樓安人宣獻公後習聞禮節以嚴莊自居其翁荆軒先生以詩書爲家教孺人來爲婦衆慮其弗堪能婉順敬飭甚閎婦道翁與姑臨老日娛吟酌孺人溫酒治饌恐滋味不適不假人爲浣濯補綴不待使而先之樓安人始自賀曰是婦可爲稱家婦矣居無何荆軒與樓相繼而沒助夫治喪罔有失度初生女憂無男乃爲夫納二妾生子矣曰式曰儀曰規

曰模儀雖是孺人已出衣服飲食與諸子若一人焉以賓  
遭連喪累訟家用落數不堪懷孺人良譬曰君幸見有先  
人遺書可以教鄉人子弟稍有束修可食妾供麻桌可衣  
何患無生自是夫講於堂妻織於室裕如也及春爨灌汲  
之役亦躬先二妾無憚於勞以賓憂多男寡產不能生將  
以式倩於人家孺人曰長者持戶幹家儀次當行以賓以  
適謂不可孺人又曰小者何能代乃公事贅亦吾子也卒  
遣儀六親賢其崇義誦愛爲人所不能爲成化丙午九月  
二十九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二弘治改元九月二十五  
日葬僕字圩先塋之次符氏李氏陳氏宋氏其子男婦也

高平都淵虞雷其女夫也其孫曰岳孫曰佛生曰玄童曰  
佛孫孺人攻苦力勞有桓少君之風子孫衆多亦徵賢者  
之有後矣銘曰

效順承歡婦之敬也先義後愛母之正也與石不磨惟其  
行也

陳德庄夫婦合葬誌

弘治二年九月二十七日長洲陳德庄及其室人湯氏合  
葬於習義鄉蘇巷之原德庄生永樂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卒於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湯生永樂十一年十月  
九日卒于成化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德庄實年七十

有八湯年七十有三夫婦之道尊卑存焉其夫之先生而差四年其婦之卒先而差二年其葬同歲月日先生似倡也先卒似遜也同藏似隨也鄉人猶異其夫婦之有子若孫而又豐貲希壽生卒皆及乎治平若是人人焉而願之其不得者十嘗八九何幸而克全于德庄夫婦如此必有爲矣迨其姻家彭寅之狀其夫婦之行懿來乞銘焉言德庄孝於親敬於兄飲食衣服痰疾之時宜痛痒悉心盡瘁祇承惟至湯文明妻之父也無後而祀之嘗樸鄉之無樸者百餘又知德庄於家庭之篤於外族之義於鄉里之厚者湯多助焉其於理生死所致力若夫婦之相爲賢者

不可不銘而使之無傳也德庄諱敬湯諱妙經云銘曰惟陳之先素以約處爲會大父曰世忠甫曰仲仁者而爲大父而父子純而陸氏母而子宗困繼有二女長奚瑒贅次馬玗娶鵬鳳鸚鵡孫姓栩栩困瑒合食四十年所業已尚義流之有緒之維亭者始家後徙之新塋者厥封若斧合壁之藏永焉千古

唐敬夫墓誌銘

唐欽敬夫本長洲甫里人也爲吾服周君之長子吾姊王孺人歸服周夫婦相造家瞿瞿休休道日昌業日裕爲東鄉巨族之表或謂服周之後難乎其稱耳敬夫幼秀疑性

爽朗不羈好吟亦好繪事說者又從而器之父歿有司遴  
長鄉稅勤慎有幹局復助有司賑粟獲冠帶之榮及能葬  
族里之不葬者不一喪金之無索與償之吝而無歸與館  
之於是義聲翕然譽者交口敬夫曰無非先人之資先人  
之志也欽何能哉嗚呼斯可以觀其行矣予頃省王孺人  
於其弟敬夫導遊其闢後圃曲池幽館花木雜布曰庸奉  
老母遊行其間也別未幾時計至云有出早謁告祠堂卒  
中惡扶起氣遂絕寔弘治改元十一月十三日也享年三  
十有九嗚呼若敬夫者孰謂遽止此耶卜四年十二月十  
八日厝於竟山庄先塋之次其子深乞銘於予因與之銘

銘曰

曰惟士南爲會大父曰大父爲仲學甫仲學往贅依仁之  
楊曰父服周曰母氏王曰妃者凌浦江尹息曰子深潛曰  
女一質曰子之婦林呂名門於惟先德宜昌後昆嗚呼敬  
夫胡壽弗永其藏千禩乃永而靜

崔淵甫妻凌孺人墓誌銘

太學生崔君淵甫狀其室人凌氏之懿乞銘其葬按凌之  
先湖州安吉人有仕至翰林直學士學士之後有嘉興路  
總管以其子壽四居於歸安之璉市其一宗爲歸安人甚  
盛至均德爲孺人之高祖曾祖彥能 國初授應天府治

中祖晏如正統間拜僉都御史著能聲父用廣館於烏之  
晟溪閔氏遂家晟溪淵甫大父環翠翁愛淵甫秀粹云擇  
良配相之乃以凌爲禮義之族因聘得孺人焉孺人旣歸  
翼翼穆穆其習於父母者施之舅姑舅姑悅其謹順施之  
丈夫丈夫感其婉敬勤於紅約於用喜怒夷容語默凝重  
於是親疎之族咸稱其宜婦也性又慧夜執女傳女誠請  
淵甫講說有會若將蹈之者會有疾及革囑淵甫曰妾欲  
勉修箕箒之道於舅姑於君子今不幸天違我志也二兒  
非教莫成成則勿謂死者無責及夫荆布之於婦女生死  
事也勿從厚以殮戾妾之初心廼卒淵甫卒如其言嗚呼

孺人賢而且禮乎惟婦人之德在中梱非舅姑與夫弗能  
言也果德矣在舅姑與夫樂言之果不德在舅姑與夫亦  
不樂言也淵甫狀中尚多怛切憫悼之辭無怪其覩縷以  
暨夫相齊相與之誼况賢而天哉予辱淵甫推厚故特爲  
銘之以內於所葬角字圍之墓中將寒淵甫之悲也銘曰  
惟弘治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氣斯絕也惟四年十一月十  
二日乃卽穴也惟享年二十又六命何折也賢者多不壽  
天不屑也死有令名天亦不能遏也

長洲金愷母浦孺人墓誌銘

金仲和之葬其母浦孺人也其銘墓之文不求於名公學

士顧詣予曰吾母纘吾家之墮緒教愷輩之不才劬勞之故微子莫知敢諉於子者在得其實使吾母之善可據傳者可信而言者無忤也予惟中時與仲和往來見孺人僑居吳城張香橋南弊屋下靜慧有識厥夫聲遠早墮不能事所產有舅姑皆七八十人三子皆在提挈噍者衆而生者無一人惟嚮嫁奩所有以供之其費日滋而奩有匱於是孺人率愷造彩箋庸給文墨家營什一利且存聲遠謂無聊欲改業孺人勸曰吾不敢爲它負販使兒輩逐迹閭閻也無何其舅楚行卒姑陳孺人亦卒聲遠亦卒孺人然經紀三喪不慝禮度族人稱之愷旣長能躬廣廈居母

師先人寫山水與士君子接警敏致人愛孺人曰吾兒識所趨矣復謂潮曰汝能修以助尤則金氏墮猶不墮也潮遂學琴攻畫愷懋遷江湖博古多識獲襄王知重其存跡與藥餌食物俾歸慰母潮亦以畫進錦衣衛所鎮撫且被文華之直於孺人生旦潮歸上壽乞朝之公卿詩文輝煌於堂孺人享此家日裕心日泰不知其年之八十有八矣而後中風痺以卒寔弘治辛亥六月九日也距生爲永樂甲申十一月十七日浦氏其先河南人宋南度來蘇居婁門爲巨族高祖某曾祖樹德祖某父士安侗儻尚義好談史與金氏居相比業相埒遂爲婚焉子長卽愷次洋先卒

次卽潮愷娶周氏王氏錢氏陳氏王與錢各出一女其二子曰成曰用陳出也洋娶馬氏一子田愈三女潮娶錢氏子二恩惠惠亦天繼娶沈氏曾孫男女二人葬其年十二月十八日於長洲射瀆某墩之原合先兆也嗚呼孺人初出紈綺梁肉中中離衰薄能持其貧不失教子之道可謂賢矣其末享高年獲多子孫之奉宜矣非倖也實孺人之修也因與銘之銘曰  
窮而通還於天修以俟之金母有焉

王用進妻周氏墓誌銘

弘治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崑山王綸將葬其母周孺人

於西湓瀆里先是自狀其懿行乞銘於余蓋致尊人用進先生之命也用進贅孺人所相敬甚篤孺人以受母黃孝婦之教孝順勤儉用相用進造家得其懽心焉嘗謂用進曰吾母之孝天顧使無兒吾二人事之俾之不覺則可覺則何以謂養其存心有如此也孺人諱秀賢生一月父瑄卒五歲屬多病羸然在母提抱間學識字習女紅母不欲煩之自能省記異嘗年二十六疾尋作沉浮床褥者二十二年母卒哀痛絕而甦自是不復履地又十二年爲弘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疾轉革乃卒卒之日用進哭其爲婦二子經綸哭其爲母二婦朱張哭其爲姑三孫模楷棻哭

其慈族里哭其則孺人可謂賢矣宜銘銘曰  
賢胡嗇壽而又離疾天乎尚祐以昌而後

書陳味芝先生碑陰

味芝陳先生既葬之十年其表墓之石始立厥子廉甫固  
不敢緩蓋先生之門人山陽曹君廷儀以學規所縻不克  
奉襄先生大事馳書告廉甫願鑿石刻吳先生表文少贖  
所憾予與史明古勸廉甫因成其義也廷儀及來奠先生  
之墓爲文感切慟哭徹心不能成誦聞者爲之嗚咽吳人  
以爲怪吳人事師之敬甚不足至有與師抗座構訟比之  
彎弓而射者相去不遠今廷儀篤乎義發乎誠宜乎吳之

人謂之怪矣予家與先生有世好故予私淑爲多嘗聞先  
生教陽武時道值相毆者肉血紛流強懦莫敵強欲利懦  
所挾布詒有宿負必攘得而後已先生歸取二布擲強叱  
去其懦錮扣馬辯所枉而吝布先生曰枉固枉矣兩吝不  
解我惜致命布何惜哉其人亦感諭再拜一日與先生論  
仕宦操守之難先生曰能自奉粗糲者必廉求華腴者所  
守必難保先生世麗戎編從事者頻回需索先生悉自備  
補不煩族人或勸曰先生固厚其如子孫何曰但盡我而  
已耳是皆予所心識而不忘者因假碑陰空方書廷儀之  
所厚亦得連錄先生之餘懿以告鄉人子弟之與予願學

先生者云

朱維吉哀辭有序

成化十五年十一月六日江陰朱君維吉之葬也  
天寒歲暮羣芳消歇感其冥然與物俱故因作辭  
一篇初以助執紼者之勞且悲終以生死之理慰  
而解之其辭曰

沂楊子兮浩渺而東馳經其陰兮怊恍而竚  
貽思曠惘而無聊兮霜被野而芳萎蕙莫羞而  
比苴椒莫漿而節離木蘭為榴不可以架兮芙蓉  
於邑而莫佩叶奕豎翳於宿莽兮荃玉局之未移  
琴臺交走乎狐兔兮絃尚張而區和叶

思美人之長往兮悲物與之俱故也  
篝綿具而莫招兮魂周章而無度也  
感一氣之倏聚而宵散兮會何人之久固也  
憫生與死之相尋兮有旦之有暮也  
少歌曰磐石之我今有表卓兮磐石之固  
今有榔廓兮冥冥千祀兮倘來者鶴兮

化鬚疏有序

臯橋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為之告助于周宗  
道者于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沈啓  
南作疏以勸之曰

伏以念天闔之有刺憫地角之不毛雖傳相莫逃於禿名

賴易賁尚存乎飭義爲人者康樂捨施有迹爲已者鶴謀  
插種有方故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其  
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心乞諸隣而與之存道獲成人  
之美使離離緣坡而詫我當櫛櫛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歡  
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炤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  
羹豈敢易撚於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

綠衣生理銘

生姓應名武好衣綠羽衣紺襟緞巾長裾曳翠于後自號  
綠衣生風致甚俊逸族出隴西巢樹而居今嶺南滇南多  
其流寓者海外亦漫有之生爲形特異鬚短而黑貼生額

下目露眉貫目亦黑其喙大上長短下而彎正望之若  
突一鼻儼然色目人也會作漢人語間學稱佛名號或謂  
曰言哉言乎哉會鳥獸之離哉蓋喻其所產戎蠻也生客  
余家一年所性嘗念故林時時引領點首西向啁哳嗚咿  
自爲西域語人不能解禰正平賦曰眷西路而長懷望故  
鄉而延佇謂得其情餘多自譬不能盡生平生弘治八年  
七月十三日遘疾食不能下好啖麻實與之亦吐口猶念  
佛舌棘不復了了其意將恃佛而禳患也亦西域之故習  
既卒余悲之卽日坎而埋諸西崗下首西使不忘本也銘  
曰

言華服章速身之殃牢籠客土氣阻乃瘞首西而埋以永爾懷

介夫傳 丁未

介夫者姓疏名介介夫字也其先居趙魏之郊從樹藝以生子孫甚衍盛至介始徙宋久之繇司城子罕以見宋王王曰若寓宋之土地幾葉于茲矣請明告我對曰介竊王土覃及雨露猶勾萌甲拆欣榮不已顧有尺寸之長敢不結束以進修敬于地主以投知也臣雖一介之微幸勿以草草視臣然可以禦饑可以資儉可以補民生王能味臣言享臣用則利苟無足用味無足享王亦奚賴於臣宜

有以疏臣也臣請退而從魯之仲尼取曲肱之樂亦素願也王曰周人聚疏之材寡人何敢失之遂命從事于陽門兼修俎豆事日與王既有燕必備王曰舍卿不足爲食猶不得其醬不食乃以介醬呼之介聞之輟食而發歎王曰食以忘憂奚以歎爲曰醬醢也子路嘗醢矣自顧菲薄曷足當王之嗜愛且八珍在前九鼎在側甘脆之入其口滋焉一旦厭飫及夫菲薄則容無所矣無容則路禍有矣是故歎之發於不得已也然君子之腹虛以容小人心足以肆願王以君子廣大之腹毋芥蒂于小人心斯得永持厥終之道王善其言居嘗服綠因錫紫茸裘以旌之及

卒子罕哭之哀時晉有事于宋覘其愛士返兵却功宋獲以全君子悟醬爲將雖其死而尚使宋人不絕噍食宋人德介謀貌而祀之貌成行舍菜禮以介不喜肉食故非僭也介爲人茂軀幹濯秀可愛羣居秩秩而不紊有介然於世者因名但平生口刺刺決人是非不少假借被其中者或坐流淚出涕發汗衆曰介有姜桂之性愈老愈辣其族曰蕪菁曰幽者皆淡于世味雅與齋僧寒士交惟介特拔出者云其後介子推又徙晉晉以其先人之聞納之公子重耳出奔推從焉適曹絕食推將割股肉芼羹以進公子止曰亡人之在遠也以有先生爲禦猶有旨蓄而弗知其

冬也今先生軫念亡人之口腹傷已以飽人亡人弗以爲飽願先生自愛毋易下體也推卒割之後公子歸伯第賞有功而不及推推之客歌于宮門曰茆之拔兮茹亦及之吐其茹兮忘往之饑王悔追賞推推逃于綿上山曰我非買菜而求益者也誓不出王筮而求之得鼎曰木巽火烹飪之象且傳說以調伊尹以烹我將獲賢者之輔遂火其山以脇之出推就焚而死人謂介有跨竈風爲說者曰介在宋則宋利推在晉則晉利而爲利者譬之食於蔬可以化壅通積養胃以滋人於人不可以少君子於是乎采錄其父子焉

楊梅傳

楊梅家湖之弁山其族衍于杭于蘇于明林林然號爲蕃盛一支至子孫數百不止爲人外浮内核性恬而韵爽以枚乘楊雄有聞曰吾姓幸同于雄敢以枚自名志吾所以慕蘭也遂名楊梅嘗請交虞荔荔曰儒者之取友也有恪德無腐行韜采含章今汝服不綢非露才揚已以席珍自負而無聘亦何取哉所得其僅措大之微酸耳吾弗與友矣吾辱天子之寵命傳而進設几以伺當上賜問臣披肝瀝膽以對獎曰有旨哉有旨哉卿如醴漿如密瀋中邊無異味豈非淳儒之謂乎枚恥不敢復言交乃下交近局亦

不敢況及于遠然取媚口舌而已無所滋於腹心也箕小而輓輪肌多紅粟腴嫩若不勝癢搔者觸着則流血染指自幼好着青碧衫壯易緋老服紫縠裘又有白衣者出自明族寡與人枚少硬劣嘗見孔君平孔戲曰小子果楊家子乎對曰若孔雀當孔家禽也人警其智迨老智益圓熟每自嘆曰碩果不食不祥也吾受造天地以備一物柰產局遐取無路薦達少效鹽梅故事今老矣烏乎可望哉亦惜昧夫固蒂之術遺落於風雨空山委蛻草莽間餒諸鳥雀螻蟻無親無疎同歸于盡亦所甘心焉爲說者曰人生負才不遇藁死山林者豈一枚也哉觀枚自訴亦可謂之

耕石齋石田文集  
達矣

盲富祀父母 癸丑

盲富姓周長洲相城人早孤先公備以執爨先公化後富去而無所依復來歸子嬾莫堪役仍俾事爨蓋親火氣久而致盲也歲旦於臥內作享父母人有竊聞其祝告曰富既瞎廢東西不知貧苦依人爲生不能辦好供養肉在包魚在包豆腐在案米糲亦在案酒在碗楮錢在地我爺我娘慢慢喫些子如是祝之凡三又告曰願爺娘虛空中庇我無病強健身上蟻蟲咬若陰力爲我祛除之又告曰願主家公多壽多米使我討喫見成飯多活幾年藹然之誠

聞者爲之悚動乃告予予復審於人人曰每時節必致享隨物有無爲獻祝語皆如前子嘆曰方富之爲享也如親覲父母於生前宛宛款款依依戀戀辭意之恪必求感格而後已真得事死如生者矣雖東家殺牛未必能致其敬且誠也受人一飯之德不忘私能致祝願於人莫知之之地其爲念不亦純而無僞已乎有若身都將相位極人臣尚貶封於先補蔭於後金玉田宅豐積不貲者不見其涓塵圖報甚者反欲賣人國於讐敵此皆盲富之罪人也嗚呼盲富果廢人哉

記雪月之觀

丁未之歲冬暖無雪戊申正月之三日始作五日始霽風寒洩而不消至十日猶故在也是夜月出月與雪爭爛坐紙窻下覺明徹異嘗遂添衣起登溪西小樓樓臨水下皆虛澄又四圍於雪若塗銀若潑汞騰光炤人骨肉相瑩月映清波間樹影澆弄又若鏡中見疎髮離離然可愛寒淡肌膚清入肺腑因凭闌楯上仰而茫然俯而恍然呀而莫禁眇而莫收神與物融人觀兩奇蓋天將致我于太素之鄉殆不可以筆畫追狀文字敷說以傳信於不能從者顧所得不亦多矣尚思若時天下名山川宜大乎此也其雪與月當有神矣我思挾之以飛遨八表而返其懷汗漫雖

未易平然老氣衰颯有不勝其冷者乃浩歌下樓夜已過二鼓矣仍歸窻間兀坐若失念平生此景亦不屢遇而健忘日尋改數日則又荒荒不知其所云因筆之

記夢 壬子

六月念七日臥病中夜懷頗得甜睡夢過石灰橋遇十餘老僧儀貌偉整服皆古雅非時流也因拉同行其首先一輩云先王可無一言貽吾衆耶遂口占云方袍相逐過溪橋溪葉溪雲野迹飄采采青蓮心不染住山行脚總逍遙其首先者回視衆曰自然超逸迤邐偕至一境依稀北禪寺其間有高臺亭于上甚亢爽綠陰如幕人影如畫始悟

非北禪也俄一青蓋官人從東而至稱某爲親家蓋素相  
昧者諸僧皆別去因留予具酌亭上旣而迹至多粟官二  
十餘人舉能道姓名皆不復記惟後至一人爲趙廣華也  
殺核精潔所具有海鰕鬚鱗鮓味皆可珍忽一髡僧來偃  
身旋轉手擊小木魚歷落作聲疾徐有節口諷梵語喃喃  
以此和之蓋勸人布施於善也衆客求予作偈贈之因信  
口曰歷落歷落又歷落費盡千聲與萬聲不若把魚拋丟  
了出門一笑大江平又一篇不能記衆客闕座稱好好因  
覺窻外一蛙其鳴壳落正應木魚之聲也多因此聲尋入  
妄境云

跋司馬提學公與祝希哲手帖後

戊申

祝君希哲得司馬懼菴提學公教帖偶記轉囑周輩文要  
事文要之續公托嘗之矣其書吾蘇劉大叅欽謨類集

國朝作者之文聚篇會章十年于茲未成完典而卒讀者  
尚病其未協精鑒自洪武爲載其間擅文名家者大叅將  
畢錄之已凡若干名氏計三十卷周又以洪武之遺遞及  
成化旣沒之士楮楮於郡乘家稿及旁采傳記又得若干  
人中間掛漏無涯卽此尚不能悉致所集以備擇錄爲之  
浩歎借曰得致又患無目借曰有目又患不能聚之該處  
之靜歷之久以規其成也若梁昭明築臺以居文選始畢

姚右史越十年而文粹甫成呂東萊藉省庫藏蓄士夫家之假借以備文鑑蘇伯修之文類亦積二十年乃克就緒其類書之成之難有如此者故楊儀部君謙之題有必至終負之說雖然君謙辭遜而尚高自將立言成家以名天下後世誠無暇及此何怪其言之峻決也明古雖有終成之期言似確而志不奪亦欲損益禮樂以復古正化爲自任宜乎其不屑因人成事矣何此書之果終無成耶余謂必有成也是蓋 聖國之缺典百餘年來人材之蔚著作之夥鳴盛華國者實繫一代之文運自有不可柅而止者但未必必成余輩三四人之手使之汲汲而爲之也後當

有如東萊公者出亦未必文要之爲定名如文海之爲文鑑也余故謂必有成也矣

跋楊君謙所題拙畫 壬子

君謙儀部爲予稱寃者似略予畫而謂有文章可重耳予何文顧辱儀部之知耶畫則知於人人者多予固自信予之能畫久矣文則未始聞於人特今日見知於儀部予故難自信也蓋儀部愛之深而昧其陋飾其陋而溢其美也然畫本予漫興文亦漫興天下事專志則精豈以漫浪而能致人之重乎併當號予爲漫叟可矣

附錄君謙題辭

石田先生蓋文章大家其山水樹石特其餘事耳而世乃專以此稱之豈非寃哉予每見人於千里外致幣遣使索先生畫者而先生之文章不下於畫多也人雖好之未聞致幣遣使於數千里外之者也是人之愛畫而不愛文章如此乎夫先生之在今時主張風騷操持大雅則於所系亦不小矣是固宜時之名公達人時時遺問存禮薦達之也乃區區愛及繪畫之事不過以爲堂壁之障而已豈非先生之所深不欲者哉因觀此畫三嘆而題焉

題周寅之詩稿

庚戌

吳中詩派自高太史季迪後學者不能造詣故多流於膚近生濫殊失爲詩之性情言句寅之獨能探太史之旨而欲追及之可尚也矣

跋陳廷璧所書金剛經

辛亥

右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三十二分釐爲三卷寔吾蘇甘節老人陳瑄廷璧手書作古篆三十二種以應三十二分爲文及間作今楷文次於行下使受持讀誦者便日順口不生齟齬老人作是布施用心至矣凡人誦此經者獲福無量况老人一筆一畫皆發於心心華種種其獲當何如哉我今爲老人更加祝願曰從今伊始見年七十八歲於所

書功德每分加年一行未爲妄念且金剛者堅固之說亦宜於壽者也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天特賞是老人將勸四方不善之人矣

菜贊

天茁此徒多取而吾廉不傷士知此味多食而吾慾不荒藏至真於淡薄安貧賤於久長後畦初雨南園未霜朝盤一筯齒頰生香先生飽矣其樂洋洋

白端石琴硯銘

端生變色而惡紫石翁潔已而守白抱材以相斯文假形以合貞德托新愛於桐鄉仍故封於卽墨

五十八自贊畫像

有何聰明有何才諳儒巾兀兀儒服楚楚大識不過一個丁字大讀曾無半部論語自視之乃草木之徒自望之將金玉乎汝紅樹青溪白雲孤嶼或坐而咏或行而歌聲隨意發亦不能沮聊樂我云自得其所不覺其年之五十有八忽鬢雪之如許敢怠夫好修之心必待盡而後已也

自題小像

七十四年我未識我丹青一面是否莫果傍觀曰真我隨可可以真生假唐臨橋顛以假卽真物化蟲羸真假雜揉奚較瑣瑣但感白鬚長者半墮顧虛鷹曾頤瘦摺躡嗚呼

老矣歲月既夥茂松清泉行歌笑坐逍遙天地一拙自荷

